

三國志 吳

冊二

吳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繇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壹燮弟壹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

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爲漢太尉續漢書曰繇祖父本

號爲通儒舉賢良方正爲般長卒官龍字祖榮受父

業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

令視事數年以前乃止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

道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爲

將軍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邪中在山谷

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還相率共送寵人齋

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寵還相率共送寵人齋

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

絕狗吠竟夕民不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

吏稀至民間老遺受一值大錢故會稽號寵爲去故勸力

來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值大錢故會稽號寵爲去故勸力

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弊車登三事

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恆菲飲食薄衣服弊車登三事

吳志卷四

中華書局聚

爲寔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
過人莫知焉龍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
待劉公不可得止龍因過去其
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於家
兄岱字公山歷位

侍中兗州刺史

岱續漢書曰絲父興一名方山陽太守
孝悌仁

恕以虛己受人

絲年十九從父躄爲賊所劫質絲篡取以歸

由是顯名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

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

不循絲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絲欲令舉茂才刺史

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

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

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

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絲畏憚不

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爲僭逆

攻沒諸郡縣絲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

術所授用乃追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爲牧振武

將軍衆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

袁宏漢紀

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

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

濟必相救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筆融先至殺太

守朱皓

筆音壯力反獻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

謂繇曰筆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入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

居郡中繇進討融爲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

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筆融

者丹陽人初聚衆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

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

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

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爲陶謙所偏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爲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

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

吳書曰基遭多難嬰

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

雜賓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

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爲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

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爲光祿勳分平尚書
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
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
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
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
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
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
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
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
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
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
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

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卽日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尙未密夜伺閒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偪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

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
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
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
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
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韉攝弓上
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
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
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
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
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
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
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
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

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旣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

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卽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卽解縛請見客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作意策長跪答曰太史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軍策疑策曰太史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軍

明曰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觀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松之按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與本傳大異疑爲謬誤江表傳曰慈謂慈曰聞卿昔爲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不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射鉤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

水者也卽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

安焉

江表傳曰猥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

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先君手屈意於公路

求索不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

事勢不從丈夫義行但其後不達臣節不離孤作邪僭事

諫之及絕今之本末如豫章劉繇喪子恨不及其時與

路論辯之兒子在豫章劉繇喪子恨不及其時與

共論辯之兒子在豫章劉繇喪子恨不及其時與

部曲復依隨之否鄉則曲部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

兒曲復依隨之否鄉則曲部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

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曲樂所以牧禦方規何似

視廬陵鄱陽人親附之否鄉則曲部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

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兵

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遇兵

不宜多將數十人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

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

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

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

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

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重然諾一烈然非縱橫之人

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烈然非縱橫之人

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

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

吳志卷四六中華書局聚

守而己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爲太守
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
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
但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十
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
可得子魚亦觀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
志矣頃之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於艾西諸縣
遂定豫章

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爲建昌都尉治
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爲寇慈長七尺七
寸美鬚髯援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
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以弓射之矢貫
手著焚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
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
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
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

甚悼惜之

子亭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亭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
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爲日南
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
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
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爲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
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
當相辟也後宮爲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爲
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

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

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闕壹乃亡歸

交

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

浦太守次第徐聞令難領九真太守

難音于鄺反見字林

難弟

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
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

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
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
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
之官事小閥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
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
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
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爲
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
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
有數十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
蠻尉他不足踰也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
之捧其顙搖稍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
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
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後又

爲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
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
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之恩
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闕看南土今
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
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
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
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
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
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爲左將軍建安末年
燮遣子廙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
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
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

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璚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交趾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爲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趾告喻禍福又